2022.6.13 星期一
主编｜杨道 版式｜孙发强 检校｜张媚 陈旭辉
海南日报

轻叩名门 姚秦川

## 人之相知

邮票上的严济慈先生。资料图

严济慈1901生于浙江东阳，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教育家，也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他曾和居里夫人有过一段深厚的友谊。

1923年，严济慈赴法国留学，只用了一年时间便取得了三门主课的文凭，获巴黎大学的硕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严济慈去了法布里教授的实验室。一天，因为工作原因，他去了居里夫人主持的镭学研究所，想向她请教并借用皮埃尔·居里早年用过的石英片体。

当时，居里夫人正在做实验，看到这位中国青年的到来，她立刻放下手中的实验，热情地招待了严济慈。看到居里夫人如此友好，之前紧张的严济慈也放松下来，大胆向对方提出了许多问题，居里夫人都耐心地进行了解答。最后，她也大方地把丈夫使用过的石英晶体样品交给了严济慈。此后，居里夫人还曾多次托人捎话，询问严济慈实验的进度。第一次和居里夫人的会面，让严济慈的内心非常感动。

到了1929年，严济慈冒昧地给居里夫人实验室写了一封自荐求职信。一个星期后，居里夫人便亲笔给他复信，并邀请严济慈去她办公室面谈。交流中，当得知严济慈未来打算运用所学回去报效自己的祖国时，居里夫人当场给予了表扬和肯定，她鼓励严济慈道："希望你通过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回国后继续做物理学研究工作，将你们国家的物理学发展壮大。"第二次的会面，再一次让严济慈感受到了居里夫人高尚的品德和人格魅力。

一年多后，严济慈回到国内，同时向北平研究院提出希望创立镭学研究所。这个提议得到了当时的院长李石的支持。为筹建镭学研究所，严济慈与居里夫人有了更多的书信往来。不过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四年时间，居里夫人便与世长辞。噩耗传来，严济慈内心非常悲伤，他连夜写下了4000多字的祭文《悼念居里夫人》，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这位曾帮助过自己的师友的深切缅怀与不舍。

孟子在《春秋》里曾说："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严济慈与居里夫人虽然国籍不同，所处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不同，这并不妨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他们从一开始相识、相知，再到最后的知己、知心，足以令所有人艳羡不已。

电光幻影 刘永加

## 不给观众提供次等品

"不给观众提供次等品！"这是刚刚逝去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常说的一句口头禅。他精益求精地演好每一部戏，以实际行动佐证他的口头禅。

蓝天野，原名王润森，1927年出生在河北衡水，后举家前往北京。中学时开始接触话剧。1948年到解放区，改名为"蓝天野"。195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蓝天野成为第一代演员。

从1957年北京人艺排演《北京人》起，蓝天野为了扮演好每一个角色，他都是深入到生活中去体验学习相关常识。

1958年排演《茶馆》时，不少演员主动申请演剧中角色。一直本着"不给观众提供次等品"的蓝天野，感觉没有适合自己的角色，就没提出申请。但导演焦菊隐却让他演民族资本家秦仲义，即秦二爷。为此，蓝天野去街头巷尾听有关的评书，还独自去访问一位民族资本家，与其家人、佣人聊天，去全面理解了人物。65岁再演《茶馆》时，为了把握好秦二爷亮相瞬间的年轻气盛状态，他很早就在候场区来回活动，以便在上场前寻找一种骑马经过街市的感觉。就这样，他把秦二爷演得活灵活现。

1979年，曹禺的新戏《王昭君》建组投排。一天，蓝天野与导演梅阡碰到了，梅阡问蓝天野："你说这呼韩邪大单于让谁演？""我呀！"蓝天野开玩笑地指着自己说。没想到梅阡上前一步，打量了一下蓝天野，说："就这么定了！"一句玩笑，给自己弄来一个形象相去甚远的角色，很不好演。但蓝天野为了出精品，一边阅读匈奴史，一边到博物馆看出土实物，以促进对这个历史人物的想象和理解；在化妆上也加以改进，尽量让自己显得彪悍粗壮。1980年赴香港演出，观众都惊叹主角在台下那么瘦弱，到台上却是那么威武有力。香港媒体盛赞蓝天野演技"令人拍案叫绝"。

2015年1月，曹禺之女、剧作家万方编剧的话剧《冬之旅》开始在北京上演及各地巡演，88岁的蓝天野饰演老金。戏中是冬季，巡演却在夏季，观众单衣看戏，而蓝天野却要穿厚重的棉袄、大衣，系上围巾，在聚光灯底下表演，一场戏下来，衬衫湿得能挤出水来。这都是他为了出精品的付出。

正是凭着"不给观众提供次等品"的执着精神，蓝天野一生先后在70余部话剧中成功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众多艺术形象，还在影视剧中呈现了许多经典人物，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七一勋章获得者蓝天野。资料图

琼州风物 吴文生

## 乡村打磨匠

在没有碾米机的年代，谷磨是家乡每家每户必备的生产工具。

用竹篾编织谷磨的能工巧匠，家乡人将他尊称为"打磨师傅"。我第一次接触打磨师傅，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年正月刚过，我放学回到家，见家里来了一位陌生人。我仔细地打量他，是个年纪约四十岁的汉子，脸色乌黑，浓眉大眼，面善憨厚，听口音来自儋州北岸地区，看样子是个勤劳能干的庄稼人。父亲告诉我，他是到我们家打磨的师傅。为了让这位师傅尽心尽责把磨做好，父亲放下手中的裁缝活，把家里仅有的一只阉鸡宰了，并做了几个农家菜，用自家酿的番薯酒热情地款待了这位师傅。

第二天，正逢星期日不用上学，我独自待在家中，想看看谷磨是如何制作而成。只见师傅用他那把闪光发亮的板刀，把一捆长竹按不同的规格进行裁割。然后开始剖竹，只见刀在竹上上下挥舞，竹子发出啪啪声，竹条像开花似的倒在地下。不到一小时的工夫，小竹条堆满地上，我问他："这些竹条够做一个磨子吗？"，他不急于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拿着我父亲的水烟筒，一边吸烟一边回答我："差不到哪去！"稍事休息后，他把所有的竹条剖成一条条匀称整洁的篾条。他娴熟的剖竹技术令我眼花缭乱，我真担心他的手指被篾皮割破，但很快我就发现他手指上布满厚厚的老茧，才知道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一个上午，他把竹磨所需的材料全部加工完毕。我问他，还有多少道工序，需要多少天才能做好磨。师傅笑了笑，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孩子，好好读你的书吧，我会用心把你家的谷磨做好，再过几天你就看到做好的磨了。"

果然没过几天，谷磨已成形，打磨师傅把红黏土放在米筛上过筛，把已称好的生盐放进筛好的红黏土里进行拌和，再用嘴含着水用力喷在红黏土里。看到土的湿度适宜了，再用双手不停顿地揉着红黏土，最后把所有的黏土放进谷磨底座和上端磨齿框里填满，并用木锤子把土夯实。师傅告诉我，这是打磨中最关键的环节，磨的质量好不好，就看红黏土的密实度。紧接着，师傅把他特意找来的，树龄已有几十年的黄皮树，锯成一段段约八公分高的木块，然后劈成厚度匀称的木片，再用木棰将这些木片打进红黏土里，这就是磨的牙齿。过了一会儿，师傅左手握着木凿，右手拿着木棰，在磨齿缝间来回游动，边移动边敲打，敲打的声音如同音乐会上的木琴声一样令人陶醉。我问师傅，为什么专挑黄皮树做磨牙，别的树不行吗？师傅说，这是千百年来，祖先们通过反复实践后的选择，黄皮树坚硬且韧性度好。他指着一排排整齐有序的磨牙说，磨牙的顺序若搞错了就磨不出米来。磨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磨围压边，师傅把他早已准备好的像筷子般粗的竹条，按顺序插进磨围盘上端。至此，整个谷磨的工程就算画上了句号，我扳着手指一算正好是五天。

有了谷磨，母亲再也不用挑着谷子到别人的家里去磨谷了。每当我还在梦乡里鼾声大睡时，常常被母亲的磨谷声音惊醒，第二天早晨，当我从锅里舀出一碗香喷喷的白米粥时，心里顿时美滋滋、暖融融。同时也从内心感激那位叫不出名字的打磨师傅。

时光流逝，转眼间过去了几十年，家里那个曾经伴随着我上了初中的谷磨早不复存在了。随着时代的进步，乡村打磨师傅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我常常因当年那些篾制工艺技术的失传而扼腕叹息。总以为，这辈子再也看不见打磨师傅的身影了。在一次与朋友的聊天中我不经意提起这件事时，朋友告诉我，儋州木棠镇荣谋村委会大塘村，尚有三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是打磨的传承人。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令我喜出望外，我约了几位朋友赶到了目的地，到了村口，远远就看到许多围观者，走近一看，果然如朋友所说的一样，他们三人按各自的分工，展现自己的手艺。我拿出相机，从不同的角度拍下了他们制作谷磨主要流程。他们的做法和我小时候看到的基本如出一辙。91岁的篾制谷磨传承人黎洪安说，竹制品绿色环保，经久耐用，是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现在却没有多少人编织篾制品了，在我有生之年想把这些手艺传给年轻人。

市井烟火 李运雄

## 我仍然是学生

虽然已年过六十，但我还是喜欢自称为学生。

近些年来，我基本上天天都在做作业，有时深夜了，还有作业在身，不忍释卷离去。老师亦然，深夜还在批阅我们的作业。有时天刚破晓，老师便呼我。我身边的好多同学也是时常晨早晚安地在微信群里问候。我好像从没有离开过课堂，好像还是当年那个活泼可爱的青春少年。

那天，天刚蒙蒙亮，但已是"处处闻啼鸟"的时候了。我悄悄拿起课本，不翻阅，回想一段人生哲文，抑或默背几句奋进激情的古诗词。忽听得嘀嗒嘀嗒响声，但见手机里出现了几句批语：干脆直接命题为《洋浦春潮》吧，挺有诗意的……

这是我昨夜里交的一份"作业"，一首《洋浦春潮咏》的习作，被涂老师批阅后给我传过来的评语。我记得，当时我一气呵成，拟就了这首小诗。但夜深人静的，我没好意思给老师电话，就悄悄给老师发了微信。老师年事已高，我十八九岁时，就在讲台下听他诵读李白的《蜀道难》，听他分析鲁迅《药》中的华老栓，欣赏他论评祥林嫂。而今，我已六十有余。比我年长的老师却这么早给我批阅习作！

自组建这个同学群开始，过去几十年少有谋面的老同学好像又回到了校园生活。我惊喜地发现，群里除了我们过去几十年熟识的同学，还有我们的涂老师。在这个群里，除了早问候晚寒暄，还有另一番情趣景象：谁读到一段美文，转一下链接，谁看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贴上来分享。你有个疑难想请教一下，在群里定会有人为你奔劳，和你互动。大家好像都没有离开过。每当我在学习上碰到难题，涂老师还总像当年在学校课堂里一般，耐心地向我"传道授业解惑也。"

在这个群里，我和我的同学们，安然地享受着涂老师特为我们开设的"小灶"。在这个群里，你可以展示书法手稿或者花草树木风光风情画作，也可以放开你的歌喉尽情歌唱，还可以畅谈你人生旅途中的甜酸苦辣。你碰到什么修辞疑难，诗词歌赋赏析，人物形象塑造，诗文意境拟就，凡此种种，皆可在此寻找答案。这是一所没有了那堵有形围墙的校园，令我更加流连忘返。

四十多年前，我和一帮二十岁上下的青春少年，满怀激情，来到岛西一个极不起眼的地方。当时在那大镇郊外，一个叫不出名字的小山坡上，是广东省儋县师范学校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几幢瓦房校舍——我和我的同学们就在这里开始了我们两年的师范学习生涯。两年后的1981年8月1日，我们领到一纸粉红色的儋县师范学校毕业证书，各奔东西，分赴南北，背着随身携带的行囊，开启了人生的旅途。

时间推移到2021年7月，各奔西东四十年后，我们再次聚集一堂，互诉衷肠，畅叙过往的人生。往日的青春热血，今日的老当益壮，记忆之船回溯，人生百味，各有收成。可喜的是，我们不论幸存顺势，还是面临逆境，都顽强地选择不放弃、不气馁、不妥协、不躺平，抛弃故步自封，坚定奋发进取，秉持道德正义。不管忙碌闲暇，我们用文字记录着过往的艰辛，用激情诠释着对未来的向往。日积月累，落笔成章成文于卷上案端。在冯步卷同学的精心谋策下，在我们的涂朝进老师的严谨指导下，我精挑细选了我们儋县师范学校八一届毕业的同学们的感言诗文诸篇首，编辑结集。一部关于人生守望花开的散文和诗章集子——《守望花开》终于摆在世人眼前，由南海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这些年的人生经历告诉我，英雄何必问出处，人生何必论起点跑线。凡事总会有变化。大不必在意拘泥于一时一事。韩愈曾劝道，术业有专攻，闻道有前后。我的人生这么走来，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坚定不移地，满怀激情地，再过一个老学生的学生生活，赓续我仍旧向往的学生生涯。我不企求在这里学有大成，但是，我坚信，我终会学有所获。如若有此，足矣。